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四十八回 誤中誤侯門深似海 欺復欺市道薄於雲

按：黃翠鳳當著王蓮生，即向羅子富說道：「倪個無姆終究是好人，聽俚閑話末好像蠻會說，肚皮裏意思倒不過實概。耐看俚，三日天氣得來飯也喫勿落。昨日耐去仔，俚一千子來喺房間裏反仔一泡。今朝趙家姆下頭去，無姆看見仔，就搭趙家姆說，說我個多花勿好，說起：『我衣裳、頭面買俚要萬把洋錢仔，勿然，俚贖身末我想多撥點俚，故歇定歸一點也勿撥俚個哉。』我來裏樓浪，剛剛聽見，呷氣末呷好笑。難末我去搭無姆說說明白，我說：『衣裳、頭面纔是我撐個物事。我來裏該搭，我個物事，隨便啥人勿許動。我贖仔身，阿好帶得去？纔要交代無姆個呢。倘然無姆要撥點我，勿是我客氣，謝謝無姆，我末一點也勸。勸說啥衣裳、頭面，就是頭浪個絨繩，腳浪個鞋帶，我通身一塌括仔換下來交代仔無姆，難末出該搭個門口。無姆放心末哉，我一點也勸。』陸裏曉得，倪無姆倒真個要分點物事撥我。俚道仔我末定歸要俚幾花咪。我說仔一點勸，故末倪無姆再要快活也無撥，教我贖身末贖末哉，一千身價就一千米哉，替我看仔個好日子，十六寫紙，十七調頭，樣樣纔說好。耐說阿要快？就是我也勿可帳實概個容易。」子富聽了，代為翠鳳一喜。蓮生不勝嘆服，讚翠鳳好志氣，且道：「有句閑話說：『好男勿喫分家飯，好女勿著嫁時衣。』賽過就是耐。」翠鳳道：「做個信人，總歸自家有點算計，故末好掙口氣。倘然我贖身出去，先空仔五六千個債，倒說勿定生意好勿好，我就要掙氣也掙勿來。故歇我是打好仔稿子做個事體，有幾戶客人，勿來裏上海纔勿算，來裏上海個客人就不過兩戶，單是兩戶客人照應照應我，就勸緊個哉。五六千個債也寫意得勢，我也犯勿著要俚喺衣裳、頭面。王老爺說得好，『嫁時衣』還是親生爺娘撥來喺因仔個物事，因仔好末也勸著。我倒去要老鴿個物事！就要得來，碰關千把洋錢，啥犯著嘅？」蓮生仍讚不絕口。

子富卻早知贖身之後定有一番用度，自應格外周全。祇不料其如許之多，沉吟問道：「陸裏有五六千個債？」翠鳳道：「耐說無撥五六千，耐算哩：身價末一千；衣裳、頭面開好一篇帳來裏，煞死要減省末三千；三間房間鋪鋪，阿要千把？連搭仔零零碎碎幾花用場，阿是五六千咪？故歇我就教帶得去個趙家姆同下頭一個相幫，先去借仔二千，付清仔身價，稍微買點要緊物事，調頭過去再說。」子富默然。

蓮生吸過四五口煙，抬身箕坐。金鳳忙取水煙筒要裝，蓮生接來自吸。

消停良久，子富方問起調頭諸事。翠鳳告訴大概：看定兆富里三間樓面，與樓下文君王合借。除帶去娘姨、相幫之外，添用帳房、廚子、大姐、相幫四人。紅木家生暫行租用，合合議價。又道：「十六俚喺寫紙，我末收捉物事交代無姆，無撥空，耐就月半喫仔臺酒末哉。」子富遂面約了蓮生，並寫了張條子請葛、洪、陳三位，令高昇立刻送去。

高昇趕往東合興里吳雪香家，果然洪善卿、陳小雲為阻雨未散。看過條子，葛仲英先道：「我祇好謝謝哉，一笠園約定來浪。」小雲亦以此約為辭。止有善卿準到，寫張回條，打發高昇復命。卻聽窗外雨聲漸漸停歇，涼篷上點滴全無，洪善卿遂蹈隙步行而去。

小雲從容問仲英道：「信人叫到仔一笠園，幾日天往來浪，算幾花局嘅？」仲英道：「看光景起，園裏三四個信人常有來浪，各人各樣開消。再有信人自家身體，喜歡白相，同客人約好仔，索性花園裏歇夏，故也祇好寫意點。」小雲道：「耐阿是帶仔雪香一淘去？」仲英道：「有辰光一淘去。到仔園裏再叫也無啥。」小雲自己盤算一回，更無他話，辭別仲英，徑歸南畫錦里祥發呂宋票店。

明日，陳小雲親往拋球場相熟衣莊，揀取一套簇新時花淺色衫褂，復往同安里金巧珍家給個信。巧珍一見，問道：「耐陸裏去認得個齊大人？」小雲道：「就昨日剛剛認得。」巧珍道：「耐搭俚做仔朋友末，倪要到俚花園裏白相相去。」小雲道：「明朝就請耐去白相，阿好？」巧珍道：「故歇客客氣氣算啥嘅？」小雲道：「明朝是一笠園中秋大會，鬧熱得野味！我末去喫酒，耐要白相，有點舒齊好仔，局票一到末就來。」巧珍自是欣喜。當晚小雲、巧珍暢敘一宿。

到了八月十五中秋節日，陳小雲絕早起身，打扮修飾，色色停當，鐘上剛敲八點，即催起金巧珍，叮囑兩句。小雲趕回店內，坐上包車，望山家園進發。

比至齊府大門首，靠對過照牆邊停下。小雲下車看時，大門以內，直達正廳，崇閣深邃，層層洞開，卻有柵欄擋住，不得其門而入，祇得退出，兩旁觀望，靜悄悄地不見一人。長福手指左首，似是便門。小雲過去打量，覺得規模亦甚氣概。跨進門口，始見門房內有三五個體面門公，蹣起腳說閑話。小雲傍門立定，正要通說姓名，一個就搖手道：「耐有啥事體，帳房裏去。」小雲喏喏，再歷一重儀門，側裏三間堂屋，門楣上立著「帳房」二字的直額。小雲逕進帳房，祇見中間上面接連排著幾號帳臺，都是虛位。惟第一號坐著一位管帳先生，旁邊高椅上先有一人和那先生講話。

小雲見講話的不是別人，乃是莊荔甫，少不得廝見招呼。那先生道是同伙，略一頷首。荔甫讓小雲上坐。小雲竊窺左右兩間，皆有管帳先生在內，據案低頭，或算或寫，竟無一人理會小雲。小雲心想不妥，逕近第一號帳臺，向那先生拱手陪笑。敘明來意。那先生聽了，忙說：「失敬，暫請寬坐。」喊個打雜的令其關照總知客。

小雲安心坐候，半日奮然，但見儀門口一起一起出出進進，絡繹不絕，都是些有職事的管家，並非赴席賓客。小雲心疑太早，懊悔不迭。

忽聽得鬧攘攘一陣吶喊之聲，自遠而近。莊荔甫慌的趕去。隨後，二三十腳夫，前扶後擁，扛進四祇極大板箱。荔甫往來蹣跚，照顧磕碰，扛至帳房廊下，輕輕放平。揭開箱蓋，請那先生出來檢點。小雲僅從窗眼裏望望，原來四祇板箱分裝十六成紫楠黃楊半身屏風，雕鏤全部《西廂》圖像。樓臺士女，鳥獸花木，盡用珊瑚、翡翠、明珠、寶石，鑲嵌的五彩斑斕。

看不得兩三扇，祇見打雜的引總知客匆匆跑來，問那先生客在何處，那先生說在帳房。總知客一手整理纓帽，挨身進門，見了小雲，卻不認識，垂手站立門旁，請問：「老爺尊姓？」小雲說了。又問：「老爺公館來喺陸裏？」小雲也說了。總知客想了一想，笑問道：「陳老爺阿記得陸裏一日送來帖子？」小雲乃說出前日單麗娟家席間面約一節。總知客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前日是小讚跟得去個呢。」小雲說：「勿差。」總知客回頭令打雜的喊小讚立刻就來，一面想些話頭來說。因問道：「陳老爺叫局末叫個啥人？倪去開好局票來浪，故末早點，頭牌裏就去叫。」

小雲正待說時，小讚已喘吁吁跑進帳房，叫聲「陳老爺」，手持一條梅紅字紙遞上總知客。總知客排遣道：「耐辦得事體好舒齊，我一點點勿曾曉得，害陳老爺末等仔半日。晚歇我去回大人。」小讚道：「園門浪交代好個哉，就勿曾送條子。也為仔大人說，帖子勸補哉。我想晚點送勸緊，陸裏曉得陳老爺走仔該搭宅門？」總知客道：「耐再要說！昨日為啥勿送條子來？」小讚沒得回言，肩隨侍側。總知客問知小雲坐的包車，令小讚去照看車夫，親自請小雲由宅內取路進園。

其時，那先生看畢屏風，和莊荔甫並立講話。陳小雲備與作別。莊荔甫眼看著總知客斜行前導，領了陳小雲前往赴席，不勝艷羨之至。

那先生講過，徑去右首帳房取出一張德大莊票，交付荔甫。荔甫收藏懷裏，亦就興辭。逕出齊府便門，步行一段，叫把東洋車，先至後馬路向德大錢莊。將票上八百兩規銀兌換英洋，半現半票。再至四馬路，向壺中天番菜館，獨自一個飽餐一頓，然後往西棋盤街聚秀堂來。

陸秀林見其面有喜色，問道：「阿曾發財？」荔甫道：「做生意真難說！前回八千個生意，賺俚二百，喫力煞。故歇蠻寫意，八百生意，倒有四百好賺。」秀林道：「耐個財氣到哉！今年做掇客纔勿好，就是耐末做仔點外折生意，倒無啥。」荔甫道：「耐

說財氣，陳小雲故末財氣到哉！」遂把小雲赴席情形細述一遍。秀林道：「我說無啥好。喫酒叫局，自家先要豁脫洋錢。倘忙無啥事體做，祇好拉倒。倒是耐個生意穩當。」

荔甫不語，自吸兩口鴉片煙，定個計較，令楊家姆取過筆硯，寫張請帖，立送拋球場宏壽書坊包老爺，就請過來。楊家姆即時傳下。荔甫更寫施瑞生、洪善卿、張小村、吳松橋四張請帖。「陳小雲或者晚間回店，也寫一張請請何妨？」一並付之楊家姆，撥派外場，分頭請客，並喊個臺面下去。

吩咐粗完，祇聽樓下絕俏的聲音，大笑大喊，嚷做一片，都說：「老鴇來哩！老鴇來哩！值嚷到樓上客堂。荔甫料知必係宏壽書坊請來的老包，忙出房相迎。不意老包陷入重圍，被許多信人、大姐此拖彼拽，沒得開交。荔甫招手叫聲「老包」，老包假意發個火跳，掙脫身子。還有些不知事的清信人，竟跟進房間裏，這個摔一把，那個拍一下。有的說：「老包，今朝坐馬車哉啵！」有的說：「老包，手帕子哩，阿曾帶來？」弄得老包左右支吾，應接不暇。荔甫佯嗔道：「我有要緊事體請耐來，啥個假癡假狀！」老包矍然起立，應聲道：「噢，啥事體？」怔怔的斂容待命。清信人方一哄而散。

荔甫開言道：「十六扇屏風末，賣撥仔齊韻叟，做到八百塊洋鐵一塊也勿少。不過俚啖常恐有點小毛病，先付六百，再有二百，約半個月期。我做生意，喜歡爽爽氣氣，一點點小交易勤去多拌哉。故歇我來搭俚付清仔，到仔期我去收，勿關耐事，阿好？」老包連說：「好極。」荔甫於懷裏摸出一張六百洋錢莊票，交明老包，另取現洋一百二十元，明白算道：「我末除脫停四十，耐個四十晚歇撥耐。正價該應七百廿塊，耐去交代仔賣主就來。」

老包應諾，用手巾一總包好，將行。陸秀林問道：「晚歇陸裏來請耐嘅？」老包道：「就來個，動請哉。」說著，望簾縫中探頭一張，沒人在外，便一溜煙溜過客堂。適遇楊家姆對面走來，不提防撞個滿懷。楊家姆失聲嚷道：「老包！啥去哉嘅？」這一嚷，四下裏信人、大姐蜂擁趕出，協力擒拿，都說：「老包勤去哩！」老包更不答話，奔下樓梯，奪門而逃。後面知道追不上，喃喃的罵了兩聲。老包祇作不知，盪出西棋盤街，一直到拋球場生全洋貨店，專尋賣主爻三。

那爻三高居三層洋樓，身穿捆身子，跣著拖鞋，散著褲腳管，橫躺在煙榻下手。有個貼身伏侍小家丁，名叫奢子的，在上手裝煙。既見老包，說聲請坐，不來應酬。

老包知其脾氣，自去打開手巾包，將屏風正價莊票現洋攤在桌上，請爻三核數親收，並道：「莊荔甫說：一點點小交易，做得喫力煞，講仔幾日天，跑仔好幾球。俚啖帳房門口再要幾花開消，八十塊洋錢末俚一干子要個哉。我說：『隨便末哉，有限得勢，就無撥也勤緊。』」爻三道：「耐無撥，勿對個啵。」隨把念塊零洋分給老包。

老包推卻不收，道：「故末勤客氣。耐要挑挑我，作成點生意好哉。」爻三不好再強。老包就說聲「我去哉」。爻三也任其揚長而去。

老包重回聚秀堂，幸而打茶會客人上市，信人、大姐不得空，因此毫無兜搭，徑抵陸秀林房間。莊荔甫早備下四張抬圓銀行票，等得老包回話，即時付訖。

當有些清信人聞得秀林有臺面，捉空而來，團團簇擁老包，都說：「老包叫我！老包叫我！」見老包佯嘻嘻不睬，越發說的急了。一個拉下老包耳朵，大聲道：「老包阿聽見？」一個盡力把老包揣捏搖撼，白瞪著眼道：「老包說哩！」一個大些的不動手，惟嘴裏幫說道：「生來一淘纔要叫個哉！來裏該搭喫酒，耐阿好意思勿叫？」老包道：「陸裏喫個酒嘅？」一個道：「莊大少爺勿是請耐喫酒？」老包道：「耐看莊大少爺阿是來浪喫酒？」一個不懂，轉問秀林：「莊大少爺阿喫酒？」秀林隨口答道：「怎曉得俚？」

大家聽說，面面廝覷，有些惶惑。可巧外場面稟荔甫道：「請客末纔勿來浪，四馬路煙間、茶館通通去看也無撥，無處去請哉啵。」荔甫未及擬議，倒是這些清信人卻一片聲嚷將起來，祇和老包不依，都說：「耐好，騙倪！難末定歸纔要叫個哉。」一個個搶上前磨墨蘸筆，尋票頭，立逼老包開局票。老包無法可處。

荔甫忍不住，翻轉臉喝道：「陸裏來一淘小把戲，得罪我朋友，喊本家上來問聲俚看！俚開個把勢，阿曉得規矩？」外場見機，含糊答應，暗暗努嘴，催請信人快走。秀林笑而排解道：「去罷，去罷，勤來裏陪纏哉。倪喫酒個客人還勿曾齊，倒先要緊叫局。」這些清信人一場沒趣，訕訕走開。

荔甫向老包道：「我有道理。耐叫末叫本堂局。先起頭叫過歇個定歸勿叫。」老包道：「本堂就是秀林末勿曾叫歇。」秀林接嘴道：「秀寶也勿曾。」荔甫不由分說，即為老包開張局票叫陸秀寶。另寫三張請帖，請的兩位同業是必到的，其一張請胡竹山。外場接得在手，趁早竄送。

第四十八回終。